



腊梅报春

◎ 成都圣菲学校初2021级 沈子涵

田野旁，立着一棵树，孤零零的，枝上残败的梅兀自开着。

放了假，下到乡下祖母家，我没有激动喜悦，只揣着沉甸甸的心和难看的试卷，煎熬地度过了一天。到了晚上，屋外寒风凛冽，我孤零零地坐在桌边，与一盏白得耀眼的台灯共度悲伤的夜。

小屋内，盯着面前反复揉搓过的试卷，刺目的红和白得透皙的纸晃得我双目无神。我颓废地半倾在桌前。脑中回荡着爸爸那天的话：“怎么考的分数这么低？没用心哇，要好好反思一下。”这平常的语调更令我内疚和自责，无颜以对。

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，人也渐渐麻木了，我起身打算出去透透气。“吱——”厚重的房门发出的声音刺得我头皮发麻。门开了，扑面而来的是冰冷、猛烈的风。这深夜的寒风用劲吹打我僵硬的脸颊，湿润的泪痕瞬间干冷，传来隐隐的痛。我借着廊道昏暗的光线，看到了外面乌压压的一片：连绵的大山轮廓像弯弯曲曲的麻绳，好像将我紧紧勒住。我顿时有种逃不掉的恐惧，慌忙向后退。但后背贴到了冰凉的瓦墙，我一哆嗦，大惊道：“啊！”泪也跟着流下了。

片刻的恍惚间，我耳边只有“呼呼”的风在打颤以及“噔噔”的脚步声。下一瞬间，我就被一双温暖的手抱住，耳畔传来妈妈担忧的声音：“怎么啦？你怎么站在这儿？”说话间，她握紧我冰凉的手，带我进了屋。

屋里的灯发着微弱的光，我和妈妈无言相对。我始终低着头，眼中噙满了泪。妈妈说：“见到真正的腊梅没？我带你去看。”也不等我回答，她就拉我出去了。

外面依旧寒冷，在我快冻得麻木之时，只听妈妈愉快地说：“看，那是什么？”我一惊，扬起了头，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——一棵树，孤零零立在田野边。

“那是腊梅？”

“嗯。”

我凑近了一点，看得很不真切，阴影中一团一团的，伴随着风歇斯

底里的狂笑，它颤颤巍巍在枝头摇晃，好像下一秒就会坠落。我还从未在这种情况下观察过一棵树，心中有种莫名的难过。

我突然感觉世间好小。只有我和这棵树，孤零零地相互陪伴。不过，很快我就感到无聊了，转身欲回去，妈妈说：“明天再来看一次吧，它总能给你一个惊喜。”

第二天，等我起了床，乡村的天已亮了半边。我抱着忐忑的心急匆匆下了楼。出了门，我深呼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，打量这昨晚令我畏惧的环境：秧田葱绿，天空湛蓝，溪水潺潺，一派祥和，我的心也愉快了些。

终于，我注意到昨夜的那棵腊梅。走近一瞧，我不由吃了一惊：我还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腊梅花，一朵接着一朵，彼此推着挤着，仿佛在翻滚，在欢笑，在和阳光互相嬉戏。好不热闹！每一朵花都是柔柔的，像娇贵的小姐在行礼，在交头接耳，在捂嘴偷笑。它们穿着粉白色的衣裙，优雅地立在枝头。

仿佛昨晚就是一场梦。我静静地看着这些花，忍不住“扑哧”一笑，伸手轻轻触及枝干，心中也释然了。

就在这时，妈妈从屋里走了出来，远远朝我挥了挥手，说：“初春了。”

噢，初春了。

啊！初春了。

“对，初春了，妈妈！”我笑着回道。清晨的微风拂过，扬起了凋落的花瓣，我的眼中是翩翩起舞的梅……

你看，人间没有永恒的夜晚，世界没有永恒的冬天。

一个“下”字精妙新奇，契合作者低落的心情。寥寥数语，将读者带入了这个悲伤的夜晚。

冰冷的寒风、连绵的大山、冰冷的瓦墙，并没有直接叙说作者的心绪，但一种凄凉哀愁的情感自然流露于文字之外。

借助丰富的想象，运用拟人、比喻、化静为动等手法写景状物，语言流畅优美，读后使人如身临其境。



评

语

本文构思精妙，缘物寄情，展现从具体物象中汲取力量的过程。收尾引用艾青的诗句，形成完整的情感弧线，展现出作者的自我成长。

(指导教师:成都圣菲学校 黄欣)